

潇湘书院人气作家  
千山茶客倾心打造！

她是蒋阮，一朝被人利用，  
背负祸国妖女之名；  
他是萧韶，锦衣卫头领，  
为报仇背负贼子之名。

阴差阳错，两人结下不解之缘，  
从敌对到相互扶持，  
再到身份之谜被揭开，  
他们是否能携手攻破南疆和  
大锦的惊天阴谋……  
精彩故事，正在上演……

SHENGSHI  
WANGFEI

# 盛世王妃

下

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  
我便不会弃你于不顾。  
记住，这一生，  
除了这天下，我只为你而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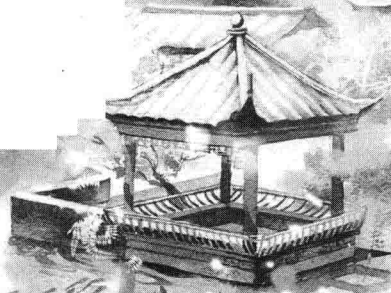
千山茶客 著

悦读纪  
ENJOY READING ERA  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# 盛世玉妃

千山茶客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盛世王妃：全2册 / 千山茶客著. —南京：江苏  
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042-3

I. ①盛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310703号

书 名 盛世王妃  
作 者 千山茶客  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 
选题策划 孙红彦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文字编辑 孙红彦  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，邮编：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  
字 数 435千字  
印 张 32  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，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42-3  
定 价 55.00元 (全2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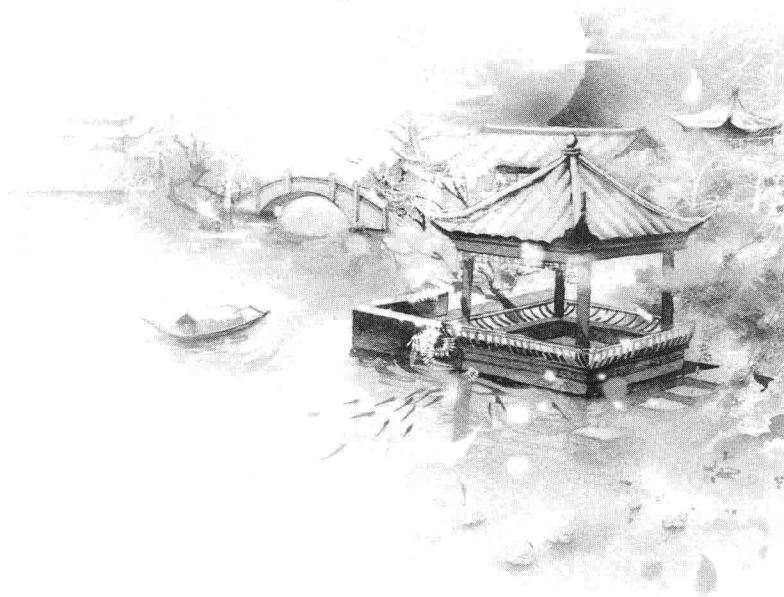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580130240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 盛世王妃

目录【上】  
CONTENTS

- 第一章 南柯一梦 /1
- 第二章 身陷囹圄 /29
- 第三章 杀机重重 /56
- 第四章 横生枝节 /80
- 第五章 艳冠京城 /102
- 第六章 生死相斗 /130
- 第七章 李代桃僵 /155
- 第八章 针锋相对 /177
- 第九章 兄妹重逢 /196
- 第十章 与君相逢 /224



# 盛世王妃

## 目录【下】 CONTENTS

- 第十一章 李家覆亡 /253
- 第十二章 涅槃郡主 /272
- 第十三章 荣华归来 /296
- 第十四章 借刀杀人 /314
- 第十五章 英雄救美 /344
- 第十六章 祸国妖女 /377
- 第十七章 遭人诬陷 /399
- 第十八章 家丑外扬 /421
- 第十九章 红豆多枝 /449
- 第二十章 人心难测 /486





## 第十一章 李家覆亡

山洞中光影摇曳，灌木丛紧紧堵在洞口，冷风吹不进来，蒋阮靠在火堆前的石壁上，有些疲倦地闭上眼。

孤男寡女，她倒是放心萧韶，之前这人不近女色是出了名的，况且如今她才十一岁，眼下又这般狼狈，若是萧韶真有什么企图，那才叫瞎了眼。

用过药，又吃过东西，身子渐渐暖和了起来，奔波了一天，实在是太过疲乏，蒋阮终于忍不住昏昏沉沉地睡过去。

睡过去之前，她想：之前问萧韶的问题，萧韶是怎么回答的？

他说：“萧某欠你一条命。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半晌，看着火堆出神的青年侧过脸，盯着蒋阮若有所思。

少女褪去平日里针锋相对的锐利和戾气，只剩下温柔美丽的外表。她本就生得五官明艳，火光映照下格外动人。

萧韶垂下头，摸出袖中一物，正是那只嵌明玉蝶恋花坠子。他微微垂下眸，修长的指尖自坠子上摩挲而过，眼中渐渐浮上莫名情绪。时光似乎倒退到五年前——

五年前，他刚出师门，接了一桩任务，对方是南疆一个凶悍统领。统领身边有一个手段诡异的巫师，他为了在锦衣卫中立威，也因为任务的机密，孤身一人深入南疆。

七天七夜的周旋，虽然完成任务，却被巫师下了蛊。

十五岁的少年策马回京，一路九死一生，京中等着要他命的人多不胜数，南疆

人放出他身受重伤的消息，京中暗处尽是杀机。

任凭他武艺高强，也防不住蛊毒来势汹汹，回京途中又遭受一路伏击，已是虚弱至极。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情急之下他躲入宝光寺的一个禅房，但那禅房中竟然有人。

月色下，一个不过四五岁的女童目瞪口呆地看着他。萧韶眉头一皱，手中匕首刀光乍现。

女童却笨拙地扑过来，道：“你受伤了？”

身上黑衣已然被浸湿，尽是血腥之气，他一个恍惚，那女童已经在他身边跪坐下来，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瓷瓶，“给你药。”是普通的伤药。

他想，大约是哪家的丫鬟。这小姑娘衣着简单，言语间却甚是灵动，月光漫过来，倒是看清了她的脸，珠圆玉润，灵气逼人，又不像个丫鬟。他心中微微诧异。

那女童执着地为他上药，他身子虚弱至极，想着横竖都是一死，便任她折腾。

女童看着他呼吸渐渐微弱，猛地站起来跑了出去。他以为她必是出门叫人去了，也懒得阻止，便靠坐在屋里，只等生命结束的那一刻。

月色阑珊，少年容颜绝世，神情却清冷，他一路刀山火海，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。不多时，女童捧着进食和清水又回来了。

萧韶略懂医术，瞧着小姑娘脸上的痕迹，便知道她是被人打伤了。想来是她去偷吃的给他，被人发现，这才落得一身伤痕。

姑娘开始给他喂食物。她轻轻说着话，都是些琐事，笨拙地想哄他开心。萧韶想，这孩子定是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，才生得如此善良温暖。

那一夜，蛊毒出人意料地没有发作，他力气渐渐复原。第二日清晨，寺庙钟声响起，外头有人小声唤道：“姑娘，姑娘。”

女童霍地一下站起来，“我的丫鬟来找我了，你伤好了就赶快走吧。小心别被发现了。”

原来她不是丫鬟。

萧韶低声道：“多谢。”

那姑娘本来已经走到门口，听到他这一句话突然回过头来，看着他一笑，“不必谢，日后万一我也身陷险境，而你恰好路过，再救我一命啊。”

那一日，最终他还是没死，在宝光寺身体渐渐复原了后给锦衣卫发了信号，待回城后以势不可挡之势解决了所有麻烦，坐稳了三十万锦衣卫主人的椅子。

他并不知道女孩的身份，只捡了她掉下来的耳坠。夜枫查出那日蒋家有人前去上香，正是蒋家二小姐。所以，蒋素素陷入绝境，他记得“日后万一我也身陷困境，而你恰好路过，再救我一命”的承诺，助了她一次。

如今真相大白，一切豁然开朗，原来蒋阮才是耳坠的主人。以此坠为信，他欠蒋阮一条性命，日后自会报答。

“多谢。”他低声道。

蒋阮做了一个梦。

依稀是五年前，赵眉重病在床，恰逢一年一度要去宝光寺上香的日子，宝光寺的头炷香最是灵验，她想要去上香，可是蒋权却说赵眉重病，她应该留在府中侍疾。

为了抢头炷香，她装成蒋府丫鬟混进下人中，跟随夏研母女的马车一同前去宝光寺。

待到了宝光寺，她趁人不注意躲在禅房里，想要找个时机溜出去。既是混进来的，便不能和那些丫鬟婆子一道吃斋菜，免得被发现了去。她只得偷偷去寺庙里的厨房偷吃食，不承想被人发现，送到蒋府的领头的婆子手里，说是要那婆子好好管教一番。

那婆子也确实狠狠地“管教”了她。她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却不敢吭一声，唯恐被发现是蒋家大小姐的身份。当时她伤痕累累，才勉强得了一份吃食。

第二日，头炷香也没有烧成。夏研捐的香火钱不少，头炷香便是由她来上。

在回去的路上，夏研又“无意”间发现她在人群中，惊慌失措地回府后弄得尽人皆知，蒋权知道后勃然大怒，让她跪在府里正厅中家法伺候，仆人全部在场，以正视听。

耻辱、羞愤、怒气、委屈，最后却只能化成毫无用处的眼泪。蒋信之为了她和蒋权针锋相对，被蒋权一怒之下罚跪祠堂三日。赵眉听闻此事，病情加重，更是奄奄一息。

事情闹得如此风风雨雨，夏研和蒋素素又来为她求情。如今想来，真恨不得将这母女俩的皮扒下来。

好似从那以后，她就被禁了足，京中人便只知有个蒋家二小姐，不知蒋家大小姐为谁。

宝光寺这个地方，从此以后成了她的噩梦。现在，夏研还想在宝光寺算计她，也要看看她答不答应。若说宝光寺在上一世是她的刑场，这一世就是她杀戮的起点。宰相府，不过是刚刚开始。

那梦里的最后，却好像有一抹月光，似乎在柔和的夜里有一双如寒星般的眸子，点点璀璨，淡淡地看着她。那是谁呢？就好像，在偷吃食的记忆里，最后那食物并没有被她吃掉，那间禅房里，好像又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。

时光如蒙住珍宝的旧色轻纱，静静地覆住记忆，若有一日春风恰过，掀起轻纱一角，记忆如新，依旧散发淡淡光泽。耳边似乎有淡而冷清的声音，“多谢。”



是谁？

日光渐渐地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射进山洞来，久违的暖阳映照在苍翠的山林中，空山高谷里有清脆的鸟叫声。鸟儿突然又扑棱棱扇着翅膀飞走，尾尖一点平静的绿湖，荡漾出浅浅波纹。

雨停了。

蒋阮缓缓睁开眼睛，偏了偏头，突然身子一僵。身体靠着温暖的地方，手臂紧紧搂着陌生的腰，冰冷坚硬的黑色锦衣料。抬头看去，正对上一双漂亮低垂的眸子。

蒋阮猝然缩回手——她竟抱着萧韶睡了一夜？萧韶倒是毫无察觉，见她醒了，便站起身来，道：“我在外面做了记号，他们看到，很快就能赶来。”

蒋阮脱下外头罩着的黑金鹤氅还给萧韶，道：“多谢萧王爷。”

萧韶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突然开口道：“你的身体十分虚弱，有寒凉之症，多注意府中茶水食物。”

“有人下毒？”蒋阮立刻问道。

萧韶看出她的疑问，道：“寒凉之症是胎里带的，之后一直加重，已有多年。”

蒋阮一怔，想要问个清楚，却突然听得前方传来阵阵马蹄之声，萧韶扫开山洞门口的灌木丛，果真就听见一个惊喜的声音响起来，“王爷！”

蒋阮跟着走出去。外头日光灿烂，丛林中一队兵马看见他们，纷纷朝这边赶来。走在最前面的赫然是关良翰和蒋信之。

“阿阮！”

“老三！”

寻了一夜也未果，关良翰和蒋信之焦急万分。蒋信之恨不得将整座山都翻过来找人，如今见蒋阮安然无恙，心中长嘘一口气，叫着蒋阮的名字就骑马奔了过来。

山洞前，黑衣青年和素衣少女沐浴在日光之下，远远看去竟也赏心悦目。只等蒋信之近了，面色却变得复杂起来。

蒋阮头发蓬乱，衣衫有些不整，手里还抱着男子穿的黑金雨锦丝鹤氅。因是刚醒来不久，面上还带了几分绯红，娇艳得很。

萧韶眉眼冷清，不知想到什么，目光微微柔和。这两人容颜都是美貌，狼狈之下也不掩风姿，加上此刻微笑的动作，落在众人眼中，实在是和谐。

蒋信之翻身下马，快步走到蒋阮身前，不动声色地将蒋阮往身后一带，挡在萧韶面前。

萧韶将他这番动作尽收眼底，并未多说。

关良翰也已经走上前道：“没事吧？”

萧韶摇头。蒋信之转身开始打量蒋阮，见她身上狼狈，手臂上渗出血珠，便冷了脸，道：“阿阮，你受伤了？”

“只是皮肉伤。”蒋阮宽慰他，顿了顿，还是走上前道：“多谢萧王爷救命之恩。”闻言，关良翰和蒋信之神情都有些古怪。

萧韶这人冷心冷面，亲自掠下悬崖救人，怎么听都觉得匪夷所思。

蒋信之扯住蒋阮，不让她继续上前，生硬道：“信之代舍妹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”

夜枫心中为主子鸣不平，瞪了一眼蒋信之，不巧却被萧韶看见。萧韶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夜枫陡然想起那嵌明玉蝶恋花坠子的事情，身子一抖，讷讷地垂下头去。

蒋信之拱手道：“王爷，将军，阿阮受了惊，我先带她回府医治，待护送舍妹回府后，信之再来见将军。”

关良翰习惯了蒋信之的爱妹如命的性子，摆了摆手，道：“去吧去吧。”

蒋阮沉吟一下，挣脱蒋信之的手，“大哥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单独对萧王爷说。”

此话一出，周围顿时一片寂静，众人目光灼灼地盯着二人。

萧韶点头，“好。”

蒋阮心中叹了一口气。若可能，她实在是不想与这人生出什么牵扯。

两人朝前面的林子中走去，待走出老远后，萧韶停了下来，转向她道：“到这里为止，他们听不见。”

蒋阮抬起头来看他。适逢山林日光初升，金色的暖阳照得他容颜更加俊美，漆黑的眸子若闪烁宝石，优雅矜贵。

她险些被这容颜晃花了眼，随即微微一笑，“萧王爷昨夜说，欠我一条命。”当时她疲乏至极，也没来得及思量萧韶话里究竟是何意思便沉沉睡去。

“是。”萧韶答。

蒋阮盯着他，“萧王爷想要还这个人情？”

“是。”萧韶颌首。

“萧王爷帮助二妹，是将她认作了我？”她问。

萧韶这段日子奇怪的举动，蒋阮想来想去，便只有这个可能了。

她紧紧地看着萧韶，萧韶点头，“是。”

三个“是”字，言虽短，蒋阮却安心了，她道：“我明白了。萧王爷既然想要还这个人情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。”

萧韶盯着她，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宰相府一家密谋造反，今生已经罪无可恕，势必死路一条。我要萧王爷保他们一条命，将李栋父子三人交到我的手中。”

萧韶认真地看了她一眼，竟也没问为什么，点头，“好。”

这下轮到蒋阮诧异了。她微微皱眉，萧韶真将救命之恩看得如此之重？

然而这件事又不得不做。蒋信之如今才至副将，要从牢里将李栋三人弄出来实在有些困难，就算勉强成功了，日后说不定也会给蒋信之招祸。赵家更不用说了，倒是萧韶门路广权力大，此事由他出面，必然就有七成把握。

她冲萧韶微笑道：“多谢王爷。”

待蒋信之和蒋阮两人回到了蒋府，露珠和白芷早已得了消息在府门口等着，见了蒋阮俱是红了眼，“姑娘！”

她们上前扶住蒋阮，见着蒋阮身上的衣裳便惊叫道：“姑娘受伤了！”

白芷有些惊慌地打量起她。蒋信之道：“你们两个丫头扶阿阮先回屋，去找点姜糖水来，我去请大夫。”

二人连忙应了，扶着蒋阮回屋在榻上躺下来。白芷去找姜糖水，露珠给蒋阮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。蒋阮问：“连翘怎么样了？”

露珠道：“连翘姐姐无事，大夫来看过，说养半个月伤便是。姑娘可是伤着了？”她小心翼翼地帮蒋阮处理伤口，奇道：“咦，这伤口竟然结痂了。”

蒋阮顺着她的目光看去。果然，昨夜被划伤的地方已然结了一层浅浅的痂，想了想，她从袖中将昨夜萧韶给她的青瓷瓶拿出来，对露珠道：“这是伤药，收起来吧。”这药如此灵验，保不准日后还能用到。

露珠拿着瓷瓶去找地方收起来。白芷端着碗姜糖水回来，蒋阮接过来喝了一口，只感觉冰凉的四肢回暖了些，问：“妍华苑那边怎样了？”

白芷道：“二姑娘昨日满脸都是血，好像是马车翻落到了荆棘丛中，隔了许久官兵才找到，耽误了时机，大夫都说可能要留疤。”

耽误了时机？蒋阮挑了挑眉。昨日搜寻的人都是关家军和赵家军，莫不是刻意为之？只听白芷又道：“这还算不了什么，二少爷被当作乱贼同党给抓了起来。妍华苑此刻正是人仰马翻，想着怎样将二少爷救出来才好。”

蒋阮这下倒有些惊异了，放下碗道：“竟被捉住了。”

“这便是自食恶果。”露珠放好药回来，道：“听说二少爷当日坐在马车里悠然品茶，自在得很，结果官兵搜来的时候，脸都绿了。”说完自己也扑哧一声笑出来。

蒋阮默然。蒋超本就自负，又不懂得隐忍，一旦感觉情势稍稍有利，便会得意忘形。怕没想到官兵会来得这样快，快到他还来不及做出一副被山贼惊吓的样子。

但蒋阮也知道，仅凭这一点就坐实蒋超勾结乱贼的罪名是不可能的，这般想着，门口一个三等丫鬟怯怯地敲了敲门，蒋阮示意她进来。那丫鬟道：“姑娘，夫人身边的琳琅姐姐要你去妍华苑一趟。”

这么快将主意打到她头上了？

蒋阮微微一笑，眸中讽刺转瞬即逝。她轻轻端起面前的姜糖水晃了晃，糖水蒸腾起袅袅雾气，隔开了她的眸光。

白芷眼睛一瞪，学着平日里连翘泼辣的模样道：“都瞎了眼吗，没见着姑娘方死里逃生，又受了伤，走路的力气都没有，正等着大夫来看病呢。夫人慈悲心肠，怎么会这般不体贴姑娘？定是你这死蹄子在胡说八道。”

那三等小丫鬟一愣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奴婢不敢说谎。”

露珠不耐烦道：“还留着做什么，不赶快过去回话？咱们家姑娘眼下正需要静养，莫要被你伤了身子才好。”说罢，也不顾那丫鬟还要说什么，便推着那丫鬟出了屋门，干净利落地关上屋门。

“姑娘，奴婢们做得好吧。”露珠笑嘻嘻道，“就让妍华苑的人自己烦恼去吧，姑娘昨夜受了惊，今日要吃点东西补补身子才好，做什么药膳才好呢？”

妍华苑中，夏研听了琳琅的回话后，气得摔了面前的茶杯，咬牙道：“她竟然敢！”

夏研握紧了拳头。蒋超还关在牢里，本想着蒋阮跟萧韶关系不错，或许可以利用蒋阮让萧韶帮着周旋一些。谁知她就这么将自己的人拒之门外，还用了那样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身体受伤？虚弱至极？

贱人！夏研挣扎了一番，终于下定了决心一般道：“去拿我库房的钥匙。”

“夫人是想？”李嬷嬷道。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眼下超儿性命最重。”夏研咬牙道。

锦英王府中，夜枫猛地跪下，“属下有错，请主子责罚。”

夜枫心中泄气。谁能想到那夜蒋阮竟是假扮丫鬟混在队伍中，恰好当日对外又称只有蒋二小姐前往上香，真是孽缘。

萧韶淡淡道：“去百丈楼领罚。”

夜枫心里方松了口气，只听萧韶又道：“你的位子，暂时由锦一替上。”

夜枫：“……”

夜枫垂头丧气地出来，就看见扒着门偷听的林管家，还一脸同情地看着他，道：“阿枫你怎么惹王爷生气了？哎，等等，别走太快，跟我说说昨晚王爷和蒋家小姐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就跳下去救人了？”

待夜枫离开后，萧韶才提笔在面前的纸上写了几个字，接着将那纸卷成一小卷，送进一根笔直的小铜管中。他拨弄了一下桌上的铃铛，咕咕两声，一只通体雪白的鸽子自窗外飞了进来，落在面前的书桌上。

萧韶将铜管绑在雪鸽的腿上，雪鸽偏头看着他，伸嘴啄了他手指几下。萧韶摸

了摸它的头，一扬手，雪鸽飞出窗外。

他低下头，目光落在桌上的嵌明玉蝶恋花坠子上。

连续下了几个月的雨水终于得以停歇，百姓奔走相告，直说是上天眷顾。

水灾冲毁了房屋和农田，自日头出来后，城中老老小小忙着修补房屋，恢复受损的铺子。

京中最繁华的当街一隅，昔日金碧辉煌的宰相府此刻蒙了一层淡淡的灰尘，朱红色的大门上两张封条大咧咧地贴着，门前冷落车马稀，再也不见往日门庭若市的兴盛场面。

私自养兵，意图谋反，在寻常百姓心中，本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事。再者李栋平日里只手遮天，此刻落难，百姓只会拍手称快。

与京中百姓欣喜截然不同，地牢中阴森潮湿，守门的狱卒带着刀凶神恶煞地在牢前巡逻。

此处是关押重犯的地方，人一旦进了这个地方，几乎再无翻身的机会。

地牢中最靠里的一间，干草上坐着三个身穿囚服的囚徒，正是李栋父子三人。

李栋穿着肮脏的囚衣，对李安吼道：“这都是你干出来的事，快想想办法！”

李安却是充耳不闻，动也不动。

李栋心中气急。这次的事情这样大，上头无一人敢接他的银子。宰相府已经被抄家，听到风声的美姬卷了屋中其余的财产早已远走高飞，如今也不知是个什么情况。

李杨冷笑一声，如今死到临头，倒是毫不在意地流露出对李安是个天阉之人的厌恶，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怪物！”

李安的心思却不在此处。在牢中思绪渐渐清明下来，他将事情仔细梳理了一遍，终于看出端倪。早在李杨第一次去蒋府遇见蒋素素，然后被阉，这个局就开始了。

李杨的事情只是一个引子，她要对付的，分明是整个宰相府。李栋、李杨，包括他自己，都不知不觉地走入蒋阮为他们设计好的圈套中。蒋阮算计了一切，他甚至有一种荒谬的错觉，蒋阮早就知道赤雷军和他身体缺陷的事情，这两张王牌，就是她最后使出来让人崩溃的武器。

李安一生聪明自负，到了此刻，却还有一件事情弄不明白。那就是，蒋阮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她如此不留余地地对付宰相府，可在那之前，蒋阮和宰相府根本毫无瓜葛，哪里来的深仇大恨？

李安兀自陷入沉思中，丝毫没有发现地牢中的狱卒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待他察觉到周围安静得过分，猛地睁开双眼时，只见暗处渐渐走来两个黑衣的蒙面人。

李栋和李杨一眼发现了那两个黑衣人，惊喜道：“壮士，你是来救我们出去的吧？”

两个黑衣人一言不发地走到牢门口，掏出钥匙开起牢门来。

李安紧盯着这两人的动作，心中闪过一丝怀疑——营救他们的除了八皇子宣离不作他想。可宣离此人表面看着温和，实则心性凉薄，若是对他有利，自然是招待周到，若是无用，便只能沦为一方弃子。宰相府如今招惹上的罪名是意图造反，是皇上的眼中钉，只要与宰相府有一丝牵连，日后都是皇帝眼中的敌人。以宣离的性子，只会弃车保帅，怎么可能找人来营救他们？

他还没将自己心中的疑问问出口，李栋和李杨已经站起身来，目光灼灼地望着两个黑衣人。两个黑衣人打开牢门后，一人突然上前一手一个钳制住李栋和李杨，另一人手一扬，李杨和李栋便不知被抛进了什么东西在嘴里。

李杨和李栋一愣，那人已经对李安如法炮制，李安也被迫吞了一粒那样的东西。

李栋感觉到什么，怀疑地看着黑衣人，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

其中一人冷冷道：“让你小声点的东西而已。”

说罢，也不再多说，伸手就在李栋和李杨后颈上一砍，李栋和李杨瞬间倒了下去。李安见状只道不好，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便只觉得自己后颈处一凉，整个人脑子一空，失去了知觉。

启灵道是京城中贫穷人常去的地方。

此处毗邻最苦的人生活的去处，低等的贱民时常出入此地。这些人通常地位低下，身无分文，平日里靠出卖苦力为生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

这里的男子往往很难讨到媳妇，所以窑子和小酒馆生意最为兴隆。

窑子里的女子与京中青楼中的女子不同，一天到晚不停地接客，平日里只能混得一顿饭吃，病得受不了的，一卷席子掩了扔到乱葬岗去，身子叫狼吃个一干二净是常有的事情。

但女子身子柔弱不禁折腾，小酒馆中的少年与京中那些好一些的不同，不是那种秀气的、白皙的清秀少年，大多都是家中贫寒，而做苦力也难得卖些银钱的，卖身于此。这些少年身子骨矫健硬朗，模样倒不是最重要的。但即便是这样硬朗的少年，也时常有被折腾至死的。

这一日，启灵道中的小酒馆中又接了笔生意，妈妈点着涂着蔻丹的短粗手指，抛了个媚眼笑道：“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，前两个是好货不假，可这一个……您莫不是在戏耍奴？”

地上的人衣着狼狈，前两个人虽头发蓬乱，脸却是细皮嫩肉。最后一个，不仅年纪大，还生得大腹便便。

锦一面无表情地从衣裳中掏出银票道：“这是银子。”

那妈妈接过银票，笑了，“爷信得过奴，就将这人给奴吧。虽说年纪是大了些，身子调教几次，自然也就成了。”

锦一有些不自在，道：“这三人都要好好调教，老板娘多费心思。”

小信馆妈妈做这一行这么多年，立刻明了，心道是哪家大户里的恩怨。她只负责收钱做事，便笑道：“爷放心，奴省得，今日就安排他们接客。”她瞧着锦一，手里的帕子都快甩到锦一脸上，腻着嗓子道：“爷可要亲眼见见？”

锦一抖了抖身上的鸡皮疙瘩，道：“多谢。”

李安醒来的时候，李杨和李栋都还未醒，一动之下才发现浑身上下毫无力气。

眼前渐渐清晰起来，李安四处打量，见这是一间并不大的屋子，屋中散发着一股奇异的香味，像是女子身上的脂粉味道。屋里的装饰既廉价又有些花哨，此刻他便是坐在一方床上，床上挂着桃粉色的烟帐。

李安平日再机灵，也想不出这是什么地方。正想着，只听见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一人款款走进来。

海棠色的裙角颜色热烈，顺着那娇艳的裙裾往上看去，窈窕的身子，妩媚的脸，笑容温婉，眸光却是如刀般冷冽。

“蒋大小姐，果然是你。”李安冷笑一声。

蒋阮微微一笑，“二少爷醒得真早，可现在就清醒过来，未必是什么好事。”

“你想做什么？”李安问。

蒋阮道：“二少爷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李安目光沉沉地看着她，只听蒋阮轻轻柔柔地解释道：“这是小信馆，又不是普通的小信馆，这里的小信专为那些低等的出卖苦力的奴役享用。”

李安本不屑的脸色待听到蒋阮这句话时，猛地一变，身子忍不住僵硬起来。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半晌，他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。

“宰相大人一生呼风唤雨，更是视人命如蝼蚁，死在他手上的贱民不计其数。大少爷与二少爷也是一样，若是有一日不得不在你们所谓的贱民身下挣扎哭喊，那滋味不知道会不会更妙一些？”

李安死死盯着她，目光不似一开始般冷静，他想大声怒骂，可是药性让他身子绵软无力，他道：“贱人！”

他可以不怕死，也不怕受其他的折磨，可是要让他做那些龌龊的事情，李安只要一想起来就觉得浑身发寒，他想吐！

蒋阮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道：“我看你们父子三人长得也算美貌，今日起父子三人一起接客，也是一段佳话。”

李安双眼似要充血，心中陡然生出了一种绝望。

蒋阮是魔鬼，是从地狱深处生长出来的一朵罂粟，看着美貌动人，可一旦接近，便会用带血的枝蔓将人狠狠缠住，一齐拖入地狱沉沦。

她不是不出手，只是一出手就是让人满盘皆输。

李安缓缓抬起头与她对视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对付宰相府？”

蒋阮静静地看着他，那双上扬的媚眼中，温婉妩媚突而统统不见，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显出了对他的恨意，犹如平静的大海中翻起惊涛骇浪，只有一片汹涌的黑色。

被那样一双眼睛盯着，李安竟觉得脊背狠狠地发凉。他突然觉得，和面前的少女作对，是他此生做的决定中，最愚蠢的一个。

蒋阮端正地站在屋中，面色冰冷。她双手笼在袖中，平平地交叠于胸前，端庄娴雅的姿势，却似索命一般。她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大概是因为上一世，宰相府欠了我天大的命债吧。”

李安愣了愣，突然惨然一笑，“愿赌服输，我输了。”

“错了。”蒋阮看着他，“我从未与李二少爷比过什么。我只想要毁了宰相府，而二少爷，你没有守住它。”她淡淡道：“宰相府上下一百零三口，昨日已于午门全部斩首，陛下震怒，株连九族。”

一百零三口对一百零三口，上一世的债，刚刚好。

光线昏暗的小屋，屋中散发着令人作呕的熏香味。

门砰的一声被踢开了，从外面走进来三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。方一进来，三人目光就直直落在屋中三人身上。

床上歪着的两名年轻人，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眉目俊秀，为首的男人眼前一亮，赞道：“刘三娘说今日来了几个好货色，这话倒是假。”说完走过去在李杨脸上摸了一把，再低头看向另一边的人，皱眉道：“这人是怎么回事？刘三娘是戏耍我们兄弟不成？”

李栋面色惨白。他一生狎玩男童无数，自然明白这是什么地方。可是谁能想到今日他也会在这种地方任人鱼肉，简直不可置信！

另一个中年人一笑，面上带了几分淫邪，“管他呢，关上灯不都一样，虽然老了些，好在条子嫩。”

几人对视一眼，不再多说，扑了上去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李安和李杨已经面目全非。两人横躺在地上，身上伤痕累累。那三人对视一眼，瞧着床上瑟瑟发抖的李栋，一挥手，灯灭，三人又扑了上去。

屋外，蒋阮静静地站在门前，听着那些痛苦的声音，神情淡漠无比。

脑中浮起的，却是上一世最后，少年稚嫩惊恐的双眼，和李栋大笑的丑陋嘴脸。



亲眼见着视同亲生儿子的沛儿被狎玩至死，而她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，除了眼睁睁看着毫无办法。以血泪为誓，如今，也要李栋尝尝这样的滋味！

她以为过了这么久，到这一刻时，心中只会有畅快，直到现在，听着李栋父子三人的惨叫，她才明白，仇恨一直潜伏在心底，并且，远远不够！宰相府倒了，下一个轮到谁？

身后不远处，萧韶看着她的背影，神情若有所思。

许久后，蒋阮慢慢转过身，瞧见他微微一怔，走上前来道：“多谢萧王爷。”

萧韶垂眸，“不必，我欠你一条命，总会帮你的。”

蒋阮微微一笑，“那就请萧王爷派人好好照顾这间小信馆，一定要好好‘照顾’宰相大人一家。”

萧韶心中微诧，毕竟一个闺阁女子说起这些事情来如此坦荡也是少有。他点头，“好。”想了想，又从怀中掏出一物，交到蒋阮手中。

是一只十分美丽的镯子，散发出淡淡的幽蓝色光芒，蒋阮瞧了一眼便怔住，道：“血月镯？”

她曾与赵瑾在京城新开的珠宝楼见过这只镯子，只是没有那么多的银子买下罢了。那镯子实则是一只精巧的暗器，按下机关便能从其中发出银色毒针，这针还能反复利用，实在是一件宝物。

她抬起头看着萧韶。萧韶漆黑的眸冷冽幽然，道：“若有危险，大可一用。”

蒋阮有些迟疑，然而对镯子的喜爱暂时战胜了心中的怀疑，她接过镯子，对萧韶笑道：“多谢王爷。”

萧韶抿了抿唇，转过身，与她一前一后地走着，提醒她：“蒋超已经放出牢了。”

蒋阮略略思忖，“我知道了。”本就没想过一击就能打倒蒋超，毕竟没有确切的证据。只是蒋超未必就没有付出什么代价，单是名声，蒋超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抬起头了。

有谁会看好一个进过大牢的人？

就这样吧，一个一个来，欠债还钱，欠命还命，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蒋府妍华苑中，夏研抖着嘴唇看着面前的蒋超。

大夫已经来看过了，说蒋超下身撕裂，又受了惊吓，须在府里好好养着，大夫的话虽然说得极为隐晦，听在夏研耳里却是如遭雷击。

蒋超，在牢里被人侮辱了！

蒋超浑身发抖，抓住夏研的袖子反反复复只说一句话：“娘救我，娘救我，娘救我……”